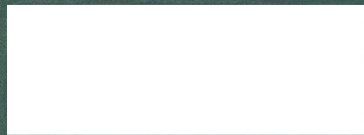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果戈理短篇小说精选

[俄] 果戈理 著 王尊贤 译



 群众出版社

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

果戈理短篇小说精选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

〔俄〕果戈理 著 王尊贤 译

群众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果戈理短篇小说精选 / (俄罗斯) 果戈理著; 王尊贤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3

(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精选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485 - 3

I. ①果… II. ①果…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
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3756 号

果戈理短篇小说精选

[俄] 尼古拉·瓦西里耶维奇·果戈理 著 王尊贤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次

印 张: 7.5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485 - 3

定 价: 29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电子邮箱: qzCBS@sohu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五月之夜 ① 1

圣诞节前夜 ① 40

涅瓦大街 ① 99

鼻子 ① 143

外套 ① 176

马车 ① 214

五月之夜



鬼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！基督徒着手做任何事情，都像猎狗追赶兔子似的，历尽艰辛，备受折磨，结果仍然劳而无功。可是，只要有鬼怪参与其事，便会不费吹灰之力就莫名其妙地大功告成，仿佛天上掉下了馅饼。

一、甘娜

嘹亮的歌声宛如河水，在村庄的条条街巷中荡漾。其时，

终日劳碌、不胜疲惫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热热闹闹地成群结队，在晴朗傍晚的夕照之中，放声高歌那些总也免不掉惆怅意味的谣曲，抒发他们的欢乐之情。默默沉思的黄昏，梦幻般地拥抱着蔚蓝的天穹，让万物都变得缥缈而遥远。已经是薄暮时分了，而歌声却仍未沉寂。村长的儿子、年轻的哥萨克^①列夫科，抱着班杜拉琴悄悄溜出了唱歌的人群。他头戴山羊皮帽子，在街道上边走边拨动琴弦，踏着舞步。终于，他在周遭长满低矮的樱桃树的农舍门前悄然止步。这是谁家的房子、谁家的门呢？他沉默了片刻，便弹唱了起来：

夕阳西下，黄昏来临，
快出来见我吧，我的心上人！

“不对，我那明眸皓齿的美人儿看来是睡着了！”哥萨克唱罢一曲，自言自语地走到窗边，“小甘娜！小甘娜！你是睡下了还是不肯出来见我？你准是害怕有人看见我们，要么就是不想让你的小脸蛋儿挨冻！别怕，这儿一个人也没有。今晚挺暖和。万一有人来了，我会用外衣罩住你，用腰带束住你，用两只胳膊护住你——那就谁也看不见我们了。万一寒气袭人，我就紧紧地把你搂在怀里，用热烈的亲吻温暖你，拿我的皮帽盖住你白嫩嫩的小脚。我的心肝儿！我的小鸟儿！我的宝贝

① 十五至二十世纪存在于南俄草原地带第聂伯河、顿河等流域的庞大的社会群体。

儿！你就露一露面吧，哪怕从窗口伸出一只白净的小手也好啊……不，你并没有睡，高傲的姑娘！”他说这话时提高了嗓门儿，用的是一种表露自己一时受辱而感到羞愧的口气，“你这是存心耍弄我。再见啦！”

说罢，他转过身，歪戴着帽子，轻轻拨弄着琴弦，意气昂然地离开了窗口。这时候，房门的木头把手转动了一下，那门便吱呀一声敞开了。一个年方十七的青春少女，在苍茫的暮色中怯生生地左顾右盼，也不放下木门把手，便举步跨出门来。她那一双明眸好似两颗小星星，在朦胧的幽暗中亲切地闪烁。红珊瑚项链发出耀眼的光亮。就连她双颊泛起的羞涩的红晕也未能逃过小伙子敏锐的目光。

“你真是个急性子，”她低声对他说道，“这就生气啦！你干吗偏偏挑这个时候呀：街上时不时地就会有一群人游逛……我担心得全身发抖……”

“哎，你别发抖了，我的小红莓花儿！把我贴得更紧些呀！”小伙子说着，扔掉脖子上用皮带挂着的班杜拉琴，搂抱着她，和她一起坐到了房门旁边，“你要知道，一个钟头见不着你，我就难受极了。”

“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”姑娘打断他的话，心事重重地两眼凝视着他，“我总觉得，耳朵边上好像有个声音悄悄地对我说，往后我们没法儿经常会面了。你们那里的人心眼儿不好：姑娘们一个个全都忌妒我们，小伙子们也……我甚至发现，我妈最近对我盯得越来越紧了。说实在的，要是住在别人家里，我倒会开心一些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面露些许忧伤的神情。

“你刚刚回到家乡两个月，就已经待腻了呀！也许，是让我厌烦了吧？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会让我厌烦呢！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爱你，黑眉毛的哥萨克！我爱你是因为，你有一双褐色的眼睛，只要你望我一眼，我心里就乐开了花——既开心，又舒坦。我还爱你亲热地挤弄你那乌黑的小胡子，也爱你在街上边走边弹着班杜拉琴唱歌。你的歌声听着真让人愉快！”

“啊，我的小甘娜呀！”小伙子喊了一声，不停地亲吻她，将她抱得更紧了。

“等一等！行了，列夫科！先告诉我，你跟你爹说过没有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他如梦初醒似的说，“说我想结婚，你要嫁给我吗？——说过了。”

然而，“说过了”这几个字从他的嘴里说出来时，不知怎么带有一种凄楚的意味。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你拿他有什么办法？老家伙照例装腔作势，什么也听不进去，还骂我四处游荡、不务正业，跟街头的坏小子们胡闹。不过，我的小甘娜，你别发愁！我用哥萨克的诺言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说服他的。”

“列夫科，只要你开口说话——全都会遂你的心愿的。我自己就知道这一点：有时候我不肯听你的话，可只要你一开口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按照你希望的去做了。你快瞧，你快瞧！”她将头倚在他的肩膀上，透过他们面前的樱桃树那低垂

的、繁茂的树枝，仰望着广袤无际、湛蓝而温馨的乌克兰夜空，继续说道，“快瞧呀，那边远远的地方，有一些小星星忽闪忽闪：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……那是上帝的天使们打开天宫的小窗户，正在看着我们，不是吗？列夫科，是不是呀？这就是他们在远望我们人间吧？要是人像鸟儿一样有翅膀该多好啊，那就可以飞到天上去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……咳，太吓人了！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一棵橡树能长上天去。不过，听人说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有这样一棵树，它的树梢直冲云霄，在天上沙沙作响。上帝在圣诞节前夜就是踩着这棵树降临到人间的。”

“不是的，小甘娜，上帝有一架长长的梯子，从天宫直通到人间。复活节前夜，圣天使长们就把这架梯子架好了。上帝刚踏上第一级，所有的妖魔鬼怪就都飞快地逃跑了，结果成群成伙地落入了地狱，所以复活节这一天人间连一个魔鬼也不会有了。”

“水面轻轻地荡漾，真像婴儿在摇篮里晃悠！”甘娜指着池塘继续说道。黑幽幽的槭树林阴森地环绕着池塘，柳树将凄凉的枝条没入池水，显得十分悲伤。池塘像一位衰弱无力的老者，将遥远而昏暗的夜空拥入他清凉的怀抱，给性情火热的群星送上一个个冰冷的吻。而满天繁星则在温煦的夜空中了无生气地缓缓移动，仿佛已预感到那光华四射的夜晚之王^①行将莅临。山上的林子边上，一座古老的木屋门窗紧闭，岿然兀立。

① 指月亮。

屋顶被青苔和野草覆盖着。窗前生长着几株枝叶婆娑的苹果树。树林的阴影荫翳着木屋，为之投上一层灰暗的色彩。一片胡桃树从自它的墙基处铺展开来，一直绵延至池塘岸边。

“我恍恍惚惚地记得，”甘娜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说，“很久以前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就听人说起过关于这座房子的可怕故事。列夫科，你肯定也知道，给我讲讲吧！……”

“你怎么啦，我的小美人儿？那些娘儿们和蠢人们瞎说的事情有什么好听的！你只会担惊受怕，连一个安稳觉也睡不成了。”

“你就讲讲吧，讲讲吧，亲爱的黑眉毛小伙儿！”她把自已的脸紧贴在他的脸上，搂抱着他说，“不行！你大概是不爱我了，有了别的姑娘。我不会害怕的，夜里准定睡得很安稳。你要是不讲，我反倒睡不着。我只会坐立不安，念念不忘……你就讲吧，列夫科！……”

“看来人们说得很对，姑娘家都有鬼魂附体，老是挑动她们的好奇心。好的，你就听着吧，我的心肝宝贝儿。很久以前，这座房子里住着一个百人长。这百人长有一个女儿，是一位天真无邪的小姐，皮肤像你的小脸蛋儿一样雪白。百人长的妻子早已过世，他想另娶一个女人。‘爸，你娶了后妈，还会像过去一样疼爱我吗？’‘会的，我的闺女，我会比原先更加心疼你的！会的，我的闺女，我还会给你买更加漂亮的耳环和项链呢！’百人长将一位年轻的妻子娶到了一座新的房子里。这位年轻妻子生得很漂亮，面如桃花，肌肤雪白。可是她用眼

睛瞪起继女来十分凶恶，继女一见到她便吓得失声叫喊。这位心狠的后娘整天不说一句话。入夜了，百人长领着年轻的妻子进了他那豪华的卧室，小公主也锁上了她楼上那间小屋的门。她很伤心，哭泣起来。猛一瞧，有只可怕的黑猫正偷偷地向她蹑足走过来。猫身上的毛闪闪发亮，钢铁般的爪子抓得地板咔嚓地响。她毛骨悚然，一下子跳到了长凳上，可猫却紧随其后。她又跳到炕上，而猫也蹦到了那里，并且猛地扑向她的脖颈，咬得她透不过气来。她大叫一声，挣脱凶猫，将其摔到了地上，但可怕的畜生再次步步进逼。她正忧心如焚，忽然瞥见墙上挂着父亲的马刀。她抓住刀，哐啷一声掷向地面——猫的一只铁爪子被斩断了，它尖叫着消失在黑暗的角落里。次日，年轻的后娘一整天都没有迈出她卧室的房门。第三天，她出门时，一只手缠着绷带。可怜的小姐终于猜到了，她的后娘是个妖精，那只手就是她斩断的。第四天，百人长强令女儿干挑水、打扫屋子等普通农妇干的苦活儿，不许她走进主人的卧室。可怜的女儿伤心极了，但她毫无办法，只有按父亲的意志行事。第五天，百人长将自己的女儿赤着脚赶出家门，连一小块儿面包都不肯给她路上吃。这时候，小姐只能双手捂住白皙的面庞号啕痛哭。‘爸呀，你毁掉你的亲生女儿了！那妖精也毁掉了你有罪的灵魂！愿上帝饶恕你，而我这个不幸的人呢，看来上帝是不让再活在人世上了！……’就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了吗……”这时，列夫科用手指着那座房子，回过头来对甘娜说，“往那边看，离开房子稍远一点儿的地方，就是池塘那最高的岸边！小姐就是从那岸上跳进水里的。从那时起，

人世上就再也没有她了……”

“那么妖精呢？”甘娜怯生生地打断了列夫科的话，泪眼婆娑地望着他。

“妖精？老太婆们谣传说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每当月明之夜，所有的女落水鬼都要上岸来到百人长的花园里晒月光。百人长的女儿做了她们的头领。一天夜里，她在池塘边看见了自己的后娘，便猛扑上去，尖叫着将其拖进了水中。然而那妖精当即想出了诡计：在水底下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了一个女落水鬼，这样一来她就逃脱了一顿鞭打——女落水鬼们本来是想用绿色芦苇编成的鞭子狠抽她一顿的。你就相信娘儿们的话去吧！她们还说，每天夜里小姐都要把女落水鬼们召集起来，逐个地细看她们的脸，一心想辨认出她们之中谁是妖精，但是直到如今也没能辨认出来。要是碰巧遇见一个生人，她必定立刻强求他去猜测谁是妖婆，不去便会威胁将他淹死。我的小甘娜，老人们就是这么说的！……现在的房主要在那个地方建一座酿酒作坊，为此还派来了一位酿酒师傅……可是，我听见说话的声音了，准是我们的人唱完歌回来了。再见吧，小甘娜！安心地睡吧，别再去想这些娘儿们编造的故事啦！”

说完，他紧紧地拥抱着她，亲吻了一番，便抽身离去了。

“再见，列夫科！”甘娜说罢，若有所思地凝望着黑魆魆的树林。

这时候，一轮巨大的火红的月亮壮丽地从地底冉冉上升，有一半尚在地面之下。整个世界已经洒满了富有庄严意味的光辉，池塘熠熠闪亮。树影落到黑沉沉的草地上，显得格外分明。

“再见了，甘娜！”她身后有人说话，同时给了她一个吻。

“你又回来了！”她说，回过头去，可是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陌生小伙子，便把头扭向了一旁。

“再见，甘娜！”又有人说了一句，吻了吻她的脸颊。

“真见鬼，又来了一个！”她生气地说。

“再见了，亲爱的甘娜！”

“还有第三个！”

“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甘娜！”四面八方都有人连连吻她。

“他们一大帮人全来了！”甘娜喊着，好不容易才从争先恐后拥抱她的一群小伙子中挣脱出来，“他们不停地亲吻人家也不嫌烦！真是的，以后再也不能在外头露面了。”

说罢这番话之后，她便进屋去关上了门，只听得铁门闷闷地响了一阵。

二、村长

你们熟悉乌克兰的夜晚吗？噢，你们并不熟悉乌克兰的夜晚！那就仔细瞧瞧这夜色吧。月亮自中天俯视着下界。高远辽阔的苍穹向四外延展，变得更加茫无涯际。它仿佛饱含激情，充满活力。整个大地沐浴着银色的光辉。奇妙的空气既清凉又燥热，既充满着闲情逸致，又搅扰得芳香四溢。神奇的夜晚！迷人的夜晚！黑沉沉的森林凝然不动而又精力充沛地矗立着，投下巨大的阴影。一个个池塘寂静而安谧，清凉而幽暗的池水阴郁地被禁锢在花园那深绿色的围墙之内。一簇簇原生的稠李和樱桃树丛，怯生生地将它们的根须伸入清冽的泉水。偶尔，

夜风像英俊的纨绔子弟似的，悄然猛扑过来亲吻它们的时候，它们的叶子便会簌簌低语，仿佛在嗔怪和气愤。整个大地沉沉沉沉。而高天之上，一切的一切依然是那样生机勃勃、奇妙无比、雄伟壮丽，令人顿觉心旷神怡，一幕幕银色的幻景在心底油然而生。神奇的夜晚啊！迷人的夜晚啊！而骤然之间，森林呀，池塘呀，原野呀，通通苏醒了过来。乌克兰夜莺嘹亮的啼声此起彼伏，天顶的月亮仿佛也在凝神谛听……高地上的村庄似乎中了魔法，兀自昏昏欲睡。一座座农舍在月光下显得更加洁白，更加耀眼。它们那一面面矮墙，从幽暗中凸显出更加清晰的轮廓。歌声业已停息，万籁俱寂。笃信宗教的人们酣然入睡。仅有几处狭小的窗口透露出灯光。另外几家的门前，晚归的家人还在吃着迟延了的晚饭。

“咳，戈帕克舞并不是这么个跳法！我可看出来，一点儿也不着调。干亲家是怎么说的来着？……对了：咯噗——嘚啦啦！咯噗——嘚啦啦！咯噗！咯噗！咯噗！”一个醉醺醺的中年汉子在街上一边跳舞，一边自言自语。“真的，戈帕克舞可不是这么个跳法！我干吗要说谎！真的，不是这个样子！是这样：咯噗——嘚啦啦！咯噗——嘚啦啦！咯噗！咯噗！咯噗！”

“瞧这人，呆头呆脑的！要是个小伙子倒也罢了，可他已经是老男人了，深更半夜的还在街上跳舞，孩子们见了也会笑话的！”一个过路的上了年纪的妇人，手提一捆麦秸，高声大嗓地说，“快回家去吧！早就该睡觉了！”

“我这就回去！”那汉子站住说道，“我这就回去了。我才不管他什么村长不村长呢，见他娘的鬼去吧！他自以为是村

长，就不顾天寒地冻给人家浇冷水，也太自高自大了！哼，村长，村长，我就是自己的村长。哪怕杀了我，我也是自己的村长！就是这么回事，并不是……”他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来到第一座农舍近旁，站在窗前，用手指在玻璃上摸索，一心想找到木头把手，“老婆，开门呀！老婆，快点儿，跟你说话呢，快开门！哥萨克该睡觉了！”

“卡列尼克，你这是去哪儿呀？你跑到别人家的门前来啦！”他的身后，一群唱完歌回家的姑娘哈哈大笑着对他叫喊，“要不要给你指一指你家的房子？”

“指一指吧，好姑奶奶们！”

“姑奶奶？你们听见没有，”一个姑娘接上话茬儿，“卡列尼克多客气呀！就凭这一点，也得给他指一指家门……不过，不行，你先跳个舞再说！”

“跳舞？……嘿，你们这帮姑娘的鬼主意可真多呀！”卡列尼克拖腔拖调地说，一边伸出一个指头做出威胁的姿势，一边踉跄着乱窜着，因为他的一双腿已经站不稳了，“肯让我亲一亲吗？我都亲，全亲到！……”说着，他便东倒西歪地迈步朝姑娘们追去。

姑娘们发出尖叫，乱成一团。不过，稍后她们就发现卡列尼克的腿不太灵便，于是便振作起来，跑到街道的另一边去了。

“那不是你的家嘛！”她们一边走开，一边指着村长住的那座比别的农舍大得多的房子对卡列尼克高喊。卡列尼克顺从地朝那个方向蹒跚而去，重又开始骂起村长来。

可是，村长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何会招来如此之多的非议和闲话？噢，这位村长可是村里的显要人物。趁卡列尼克尚未到达他的终点之前，我们无疑来得及谈谈村长的某些逸闻。全村人远远地看见他，都要脱帽致敬。姑娘们呢，即使是黄毛丫头，也要向他问安。年轻人谁不想当村长呀！人人的鼻烟都可供村长自由取用，所以即便是一条壮汉，在村长将粗大的手指伸进其树皮制作的鼻烟壶时，他也只能脱下帽子，自始至终肃立恭候。尽管村社大会上投票拥护村长的人寥寥无几，但他却次次都能胜出。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差遣他人去平整道路或者修渠挖沟，爱派谁就派谁。村长总是阴沉着脸，威风凛凛，不苟言笑。很早很早以前，还是已故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陛下南巡克里米亚之时，他曾被选中充当向导。整整两天，他履行这份职责，甚至有幸与皇家车夫一道坐在驭手的座位上。从那时起，村长便学会了摆出一副俯首沉思、不可一世的架势，捋着长长的向下卷曲的胡须，用鹰隼般的目光皱眉蹙额地看人。从那时以来，无论别人同他谈起什么事情，他总会巧妙地将话题扯到他如何为女皇带路、如何坐上皇家马车驭座的故事上去。间或他也喜欢装聋作哑，尤其是听到逆耳之言的时候。村长无法容忍奇装异服：他老是穿一件黑色的家织粗呢子短外衣，系一条彩色的毛织腰带。谁也不曾看见他穿过别的服装，只有女皇巡幸克里米亚那次例外，当时他穿的是一件哥萨克式蓝色短外衣。不过，整个村子里未必有谁还记得那个年代，而那件短外衣也被他一直锁在箱子里了。村长是个鳏夫，但有个小姨子住在他家，为他烧水做饭、扫地抹桌、织布缝

衣，料理各种家务。村里风传，似乎她根本不是他的小姨子。然而，我们已经注意到，对村长不怀好意的人很多，他们都乐于散布各种流言蜚语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或许也为此提供了口实，那就是：每当村长到女人们正在播种的地里去，或者进了有着年轻女儿的哥萨克的家门，小姨子总是很不高兴。村长是个独眼龙，但即便这只绝无仅有的眼睛也会干坏事：大老远就能瞅见模样俊俏的女村民。可是，他将独眼瞄向漂亮的脸蛋儿之前，先得往四下里瞧个仔细，看看小姨子是否躲在什么地方窥视他。至此，有关村长的情况，需要说的我们差不多都说了。而醉汉卡列尼克尚未走完一半的路程，他依然在时断时续、慢慢吞吞地转动他的舌头，用所能想到的种种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“款待”村长。

三、意外的情敌

“不，小伙子们，我不想玩儿了！这么闹腾算啥事儿呀！老是调皮捣蛋，你们不嫌烦吗？本来人家就说我们太爱惹事了。最好回家睡觉去吧！”列夫科这样对他的那些玩伴们说道。其实，他们还怂恿他再玩一些淘气的花样。“再见了，伙伴们！祝大家晚安！”说罢，他便快步离开他们，沿着街道走了。

“我那明眸俊眼的甘娜睡了没有呢？”他心中思忖着走近我们已经熟识的那座遍植樱桃树的农舍。一片静谧之中，传来一阵低低的说话声。列夫科停下了脚步。树木之间隐约可见一个穿白衬衫的人……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心里琢磨着，蹑手